

分类号\_\_\_\_\_

密级 无 \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 厦 门 大 学

##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报 告

### 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与圣谕宣讲

-----明代礼教史系列研究之一

赵克生

工作完成日期: 2011年3月18日

报告提交日期: 2011年3月30日

厦门大学

2011年3月

# 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与圣谕宣讲

-----明代礼教史系列研究之一

The Spread of the Family Rituals and the propaganda of the Sacred Edict in  
the Local Societ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博 士 后 姓 名： 赵克生

流动站（一级学科）名称： 历史学

专 业（二级学科）名称： 中国古代史

研究工作起始时间： 2006 年 10 月

研究工作期满时间： 2011 年 3 月

厦门大学

2011 年 3 月

## 厦门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厦门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博士后研究报告的规定。厦门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该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有权将该报告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该报告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该报告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博士后研究报告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博士后研究报告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本研究报告属于： 1、保密（）， 2、不保密（）

纸本在 \_\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电子版在 \_\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

作者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年 月 日

导师签名： \_\_\_\_\_ 日期： \_\_\_\_\_ 年 月 日

## 内 容 摘 要

传播朱子家礼，宣讲太祖圣谕，是明朝在地方推行的最主要的两种社会礼教形式，显示出“礼治”始终是王朝政治的一个核心理念和受到特别强调的社会治理方式。

家礼是王朝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明朝为了推广家礼，建立起多渠道、多层级的家礼传播：既有官方倡导也有民间自为，既有礼书、礼图等文本形式，亦有士人示范、指导等非文本形式。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以士人为主导、以学校为中心、以执礼为目标、以民间为指向的具有创造性精神的社会礼仪化过程。在理论形态上，明代士人对家礼的探讨并不是在经学探索的脉络下进行的，他们对经典礼文的征引，都是为了为己所用，进一步化经典为实用知识，并且将之与宋儒说法、时制与前例相互渗和。东山葛氏、吕坤等家礼著述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明太祖朱元璋“圣谕六言”是明朝教育民众的纲领。宣讲圣谕的活动持续有明一代，大约以嘉靖朝为分期，此前的宣讲方式可称之为“洪武模式”——里老人持铎徇道，宣诵圣谕六言。方式简单，效果不佳。后一阶段多有创新，圣谕宣讲与乡约相结合，进而出现了宗族、会社的“乡约化”趋势，宣讲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宣讲内容的深入与系统，“圣谕演绎”之学开始形成。

关键词：明代 地方社会 礼教史 朱子家礼 圣谕

## Abstract

The spread of the family rituals and the propaganda of the sacred edict were the two important social educations in the Local Societ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which represented “the rule by rituals” had been the central concept in the dynasty politics.

The family rituals was a fraction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so the Dynasty created different propagations in local societies to spread the rituals, which propagations included the official and civil propagandizing with ritual textbooks or exercises. During the complicated spread of the family rituals, the gentry were responsible for educating the people to learn the family rituals in local schools. Theoretically, the gentry didn't studied the family ritua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assic rituals, but changed the classic rituals into the practical family rituals accepted by the normal people. The compilations of the family rituals by Dongshan Geshi and Lu Kun were typical cases.

The Sacred Edict (Shengyu liuyan) by Zhu Yuanzhang was the outline that the Ming Dynasty educated people. The activity of propagandizing the Sacred Edict lasted the whole Ming Dynasty, but the mode of propagandizing Sacred Edict was simple and ineffective before the Jiajing reign. After that, the new mode of propaganda had some progresses and innovations, that is to say, the propaganda of the sacred edict were integrated with the community compacts (Xiangyu). The change of the mode gave rise to a kind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cred Edict.

**Keywords:** Ming Dynasty    Local Society    History of Ritual Education  
The Family Rituals by ZhuXi    the Sacred Edict by Zhu Yuzhang

# 目 录

## 内容提要

第一章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第一节 修书：国家礼典、私修家礼书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1
第二节 刻图：家礼图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7
第三节 演礼观习：明代地方社会家礼的非文本传播	11
第四节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的特点	15
第二章 明代士人对家礼撰述与实践的理论探索	
第一节 明代士人对家礼撰述与实践的合理性的思考	19
第二节 明代士人对家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探讨	26
第三节 明代士人对族会、族葬的构想与实践	38
第三章 明代家礼理论与实践的个案分析：东山葛氏和吕坤	
第一节 家礼与家族整合：明代东山葛氏的家礼实践	48
第二节 称情立文，执中为礼：吕坤礼学思想述论	57
第四章 从“木铎宣诵”到“乡约会讲”：明代地方社会的圣谕宣讲	
第一节 木铎宣诵：嘉靖之前的圣谕宣讲	68
第二节 乡约会讲：嘉靖以后的圣谕宣讲	71
第三节 讲有所本：嘉靖以后圣谕宣讲文本的编撰与传播	76
第四节 阐释有道：明代士人的圣谕演绎模式	80
附录 国家礼制的地方回应：明代乡射礼的嬗变与兴废	86
参考文献	96
博士后期间发表的学术论著	107
个人简历	108
联系地址	109

## 第一章 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唐宋以后礼书的编纂出现转向，“其重心由公礼转向到家礼”<sup>①</sup>。一方面，国家礼典如唐《开元礼》、宋《政和五礼新仪》，开始编入家礼内容。另一方面，宋代士人继承了六朝以来的家礼传统，<sup>②</sup>出现了司马光《书仪》、朱熹《家礼》等私家礼书。以冠、婚、丧、祭为内容的家礼开始突破贵族门阀的限制，不断渗透民间。这一“礼下庶人”的趋势至明代中后期达到高潮，明代礼学由此而别具特点：经礼不昌，而家礼繁荣。

明代家礼繁荣局面的出现，虽有“以礼化民”和“以礼造族”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不容忽视的是明代地方社会积极有效、形式多样的家礼传播，促成明代家礼的普遍化、通俗化。探究这种传播的具体路径及其特点，是明代家礼学史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本文将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笔者于北京、南京、杭州、台北等地收集到的一些明代家礼礼书，结合明代地方志和文集资料，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立体、细致的阐发。<sup>③</sup>

### 第一节 修书：国家礼典、私修家礼书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永乐十三年（1415），收录《朱子家礼》的《性理大全》编辑完成。两年后，《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大全》正式刊布天下。随着《大全》的普及，《朱子家礼》由宋元以来士人之间私相传授的家礼书转变为“官修”的国家礼典，成为影响明代家礼传播的权威文本。宣德九年（1434），时为无锡儒学训导的冯善（1387-1465）亲身感受到《性理大全》版《朱子家礼》的颁布有助于地方社会的家礼传习：

冠昏丧祭之道，《家礼》载之详矣……宣德壬子春，不幸先人背弃，刻意治

①张文昌：《唐宋礼书研究——从公礼到家礼》卷首，《内容提要》，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2006 年。

②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指出，六朝士族各家制订家礼（家仪），且行之成文的例子极多。参见氏着《六朝士族与家礼——以日常礼仪为中心》，收入高明士编：《东亚传统家礼、教育与国法（一）：家族、家礼与教育》，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05 年版，第 3 页。

③相关研究给笔者的启发良多，如伊佩霞（Patricia B. Ebrey）等人对通俗家礼书和宋明以后家礼传播的方式的探讨、梁勇对明代家礼文本的考索、何淑宜对家礼“礼典化”问题的关注、李丰楙对闽台礼生在家礼传播中的作用的研究。或许是由于论题的关系，中外学者在考察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时，多集中于礼书，对于礼图及非文本的传播形式殊少关注。此外，他们对明代礼书没有进行分类，对文本之间的衍生关系注意得也不够。这些情况无疑会影响我们对明代家礼传播的合理认识，须给予重新审视。参见 Patricia B.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67—187. 梁勇：《明代的〈家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2006 年，第 12—18 页。何淑宜：《士人与儒礼：元明时期祖先祭礼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2007 年，第 121—131 页。李丰楙：《朱子〈家礼〉与闽台家礼》，收入杨儒宾主编《朱子学的开展——东亚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 2002 年版，第 46 页。

丧，以革俗弊。于时，国朝《性理大全》书颁在天下儒学，修纂详明，板刻新爽，乃得肆观，逐节笔之，旋行旋究。<sup>①</sup>

成化、弘治之际的程敏政为常熟赵氏祠堂作碑记，他注意到赵氏由《性理大全》而知《家礼》，遵《家礼》而建祠堂。他概括性地指出：

文公朱子制《家礼》，易庙为祠堂，使事力可通乎上下而礼易行。然当时仅讲授于师生闾里之间，其说未广也。我文庙颁性理诸书，嘉惠臣人，然后《家礼》行天下。三二十年来，卿大夫家稍垂意于礼，而士庶间亦有闻焉。<sup>②</sup>

其实，《家礼》礼典化早在永乐之前初就开始了，并持续于永乐之后。太祖开国，孜孜以“礼乐”求治世，上自郊庙大典，下至士庶婚丧，无不斟酌古今。制度之兴，必有所宗。就士庶家礼而言，明朝一开始就取法于《朱子家礼》。洪武二年八月开始纂修的《明集礼》中“士庶冠礼”以《文公家礼》为准，先加冠巾，再加帽子，三加襟头<sup>③</sup>。关于祭祖礼，《明集礼》仿朱子祠堂之制，有四时之祭祀，有俗节之荐享，神主位次以西为上，皆同《家礼》。品官丧礼亦“本之周经，稽诸唐典，而又参以《朱子家礼》。”<sup>④</sup>

《明会典》是一部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礼仪等制度总汇，其中有关家礼内容多是继承《明集礼》。笔者将《明集礼》与正德《明会典》和万历《明会典》进行比对，发现《明集礼》对品官、士庶的冠、婚、丧、祭之礼的编排，较《明会典》详备，《明会典》较《明集礼》综合、简明。这表明，《明会典》和《明集礼》中的家礼精神与主要仪节都是深植于《朱子家礼》。当然，《明会典》、尤其是万历《明会典》对《朱子家礼》丧服、坟莹之制、婚礼“庙见”时间等方面有所调整、改革，具有时代性，与《朱子家礼》有所不同，这是明人所说的古礼与时制之间的差别。《明会典》、《明集礼》这两部国家礼典的相继刊布，自然会推进明代中后期的家礼传播，特别是补充了《朱子家礼》在传导明朝家礼新制方面的不足。如祠堂祭祖，明后期普遍遵照《明会典》，改变了《朱子家礼》“神道尚右”的传统，四世神主的位次采取了“高曾居中，祖东考西”的排列方式。《明会典》、《明集礼》也因此成为地方士人编纂家礼礼书的重要依据，其影响力甚至超过《朱子家礼》。如，嘉靖中王廷相丁忧守丧，并撰成《丧礼备纂》一书，传布乡闾，而其说“一本《大明集礼》”。<sup>⑤</sup>万历后期，常熟士人冯复京认为，《朱子家礼》是宋代之制，冠婚丧祭等家礼与《会典》不同者，当依照《会典》，因此作《遵制家礼》。<sup>⑥</sup>

经由《性理大全》、《明会典》、《明集礼》而实现了明代家礼的官方传播，但这种官方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三书所谓“颁之天下”，不过是到达府

①冯善：《家礼集说》卷首，《家礼集说序》，成化刻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

②程敏政：《篁墩文集》卷14，《赵氏祠堂记》，《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43页。

③《明集礼》卷24，《士庶冠礼》，《四库全书》第649册，第501页。

④《明集礼》卷37，《品官丧仪总叙上》，《四库全书》第650册，第141页。

⑤张卤：《泮东先生文集》卷6，《丧礼备纂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3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369页。

⑥冯复京：《遵制家礼》卷首，《遵制家礼凡例》，清康熙19年刻本，现藏南京图书馆。



县一级政府机构和儒学，流传未广，乡野难觅；内容上，《朱子家礼》礼文深奥，《明会典》、《明集礼》卷帙浩繁，皆不便一般士庶之家收藏和阅读。因此，明代家礼传播、特别是在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并不都是直接通过《性理大全》本的《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等国家礼典发挥作用，往往要依赖私修礼书的接转，即通过士人私修的家礼书把《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中的家礼知识进一步简易、通俗，然后为百姓所接受。据不完全统计，这些私修家礼书主要分布在浙江、广东、福建、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已知书目者约130种，现存完书者近30种<sup>①</sup>。其形式可分为：

### 一、《朱子家礼》注释本

明代出现的注释本以冯善的《家礼集说》、丘浚《家礼仪节》等流传最广，其中《家礼仪节》影响尤大，几成为与《朱子家礼》并行的新经典。这些注释本坚持《家礼》“本注”，再对其仪文加以疏解，使之明白晓畅、通俗易行。因为是在《家礼》原有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疏解，删节很少，注释本比《家礼》原本篇幅有增。明代士人注释《家礼》，其宗旨在于改变《家礼》一书本身存在的问题，让《家礼》更广泛地“庶民化”，其方式却各有不同。

冯善早先据《朱子家礼》治丧、立祠堂，后感到《家礼》中的一些内容相互矛盾、模棱两可（如祭始祖、祭墓等），遂相信宋儒杨复的考论，以为《家礼》是朱子初年著作，未及修改，被一行童窃去，与后来所行不同，“后世因其同异，莫之适从，或遂弃置。”此外，《家礼》中“母服”等制，与明朝现有制度不同，也不便时人行礼。为此，冯善作《家礼集说》，注释《家礼》，以朱子晚年“定论”正“初论”，以明朝“时制”补《家礼》之未及，甚至以“乡俗”释《家礼》。对于各条或有古今异宜及须释义者，则设“或问”于下，给予明解。<sup>②</sup>《家礼集说》修成后，江南士庶家多遵用之。对于《家礼集说》有益家礼在地方社会的传播，冯善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其或乡人孺子，得以开卷见绪；荒村贫穷，亦可依仪展诚，不必更求诸注详参，然后得其意也。”<sup>③</sup>

丘浚（1421—1495），海南人，曾任翰林侍讲、国子监祭酒，弘治初入内阁。丘浚乃明代中期的大儒，怀抱“以礼经世”，有感当时佛道盛行，礼教不倡，遂于丁忧居乡时期编着《家礼仪节》，书成于成化十年（1474）。他在该书的序言说：儒教所以不振者，异端乱之也。异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礼之柄也。世之学儒者徒知读书而不知执礼，而吾礼之柄遂为异教所窃弄而不自觉……浚生遐方，自少有志于礼学，意谓海内文献所在，其于是礼必能家行而人习之也。及出而北仕于中朝，然后知世之行是礼者盖亦鲜焉。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礼文深奥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窃取《文公家礼》本注，约为仪节，而易以浅近之言，使人易晓而可行，将以均诸穷乡浅学之士。<sup>④</sup>

<sup>①</sup>参见梁勇《明代的〈家礼〉研究》，第12—18页。梁勇的统计并不包括家谱里收录的私家礼书。

<sup>②</sup>冯善：《家礼集说·凡例》。

<sup>③</sup>冯善：《遵制家礼》卷首，《家礼集说序》。

<sup>④</sup>丘浚：《家礼仪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431—432页。

作为一部朱子家礼的注释性著作，此书最大的特点在于用通俗、浅显的语言表述《朱子家礼》“本注”中有关如何行礼的内容（即仪节），并对不合时俗的内容进行变通、简化。注礼是为了“执礼”，丘浚关注的焦点不在礼之文，而在于礼之用。语言之外，丘浚强调后世礼学衰废，礼文曲折难晓，必须设立礼生、相礼，引导、保障家礼的确实实行。总体上看，《家礼仪节》是一部“实行性颇高的礼仪手册”，在明代流传极广，据现存的版本统计，就有十四种之多。<sup>①</sup>因此《家礼仪节》使《朱子家礼》真正嵌入到明代社会生活中，极大地推动了明代家礼的庶民化。当时人曾说：“丘文庄《家礼仪节》一编，士大夫家多有之。”<sup>②</sup>从地域上论，广东、四川、江西、南直隶、浙江、北京等地区尤受其影响。

## 二、《朱子家礼》、《明会典》和《明集礼》等礼书的节编本

地方上流传的家礼书有民间翻刻者，亦有地方官主持刻印者，这些家礼书往往不是全本，而是《朱子家礼》、《明会典》、《明集礼》的节选、简编本。对《朱子家礼》删繁就简，是明代士人在地方传布家礼知识的惯常做法，各地出现了许多以家礼或四礼“节要”、“要节”、“简编”、“辑要”等名目的节编本家礼书。现在可以见到的节编本主要有嘉靖时河南监察御史朱廷立在扬州刊刻的《家礼节要》。朱廷立在该书序言中称：“婚冠丧祭，礼之大端也，《家礼》备焉。予辑其要，以易夫人之从也。乃刻之惟扬，将布之诸司与学之师若士，率而行之。”<sup>③</sup>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的山东德平葛氏《家礼摘要》，是礼部尚书葛守礼父子为睦族而制定的一部家礼书，其基本内容则是采辑《朱子家礼》，引其文而断以己意，缘义变通。<sup>④</sup>嘉靖时，山东按察司副使朱天球取《朱子家礼》，删纂成《家礼易简编》，颁布于地方儒学，令冠婚丧制一准朱氏礼。<sup>⑤</sup>永嘉王叔杲曾为常熟县令，为了在地方推广家礼，隆庆五年刻《家礼要节》，此书乃《文公家礼》之“节文”，“因删繁就简，稍稍损益，俾简而易从，总为一帙，曰《家礼要节》”。<sup>⑥</sup>万历时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为自家行礼而编撰一部家礼（后人名之曰《李文节先生家礼》），所据仍是《文公家礼》，只不过稍加裁酌，令简易俭约。这些节编本的篇幅大小并不相同，适用的范围既有仅及家族，也有广布郡县，但“易行、易从”则成为一个共同的宗旨。因为《朱子家礼》主要是士人之家的可行之礼，若要广泛推行于士庶之家，其中必有不可实行者。故李廷机说“人家丰啬不同，意见亦异”，一家之礼也就不能成为家家共行之礼。要改变这种因为贵贱贫富之不同而产生礼仪难行的问题，只有简化仪节，使器物易备，这样的简化版家礼才有可能为更多人接受。

将《明会典》、《明集礼》中家礼条款辑出，另成一书，类似礼仪手册，刊布

<sup>①</sup>参见何淑宜《士人与儒礼：元明时期祖先祭礼之研究》，第147—149页。

<sup>②</sup>莫如忠：《崇兰馆集》卷17，《大明集礼·祠堂制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104册，第714页。

<sup>③</sup>朱廷立：《家礼节要》卷首，《家礼节要序》，嘉靖通山朱氏刻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sup>④</sup>葛引生：《家礼摘要》卷首，《家礼摘要题辞》，嘉庆九年东山葛氏遗书本，藏清华大学图书馆。

<sup>⑤</sup>朱天球：《家礼易简编》（不分卷），万历刊本，现藏上海图书馆。

<sup>⑥</sup>王叔杲：《家礼要节》卷首，《家礼要节序》，隆庆五年自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乡野，这在明后期同样比较常见。嘉靖中，陕西提刑按察使莫如忠为教化地方，以《大明集礼》为本，“揭其纲领，节其仪文”，编成一种简化本的家礼书，包括“士庶冠礼”、“庶人婚仪”、“丧仪”、“品官家庙”、“祠堂之制”五项内容。<sup>①</sup> 闵元衢，乌程人，万历时有《会典士民便览》行世。闵氏节编《明会典》，就是因为《明会典》“卷帙浩繁，经生学士苟非博雅世家，鲜得寓目，而况穷乡萌隶之流乎！”由此造成一般缙绅、百姓多不能遵照家礼行事。为此，他于军国重务之外，“采掇有关官民、乡里日用之不可缺者”凡十二卷，计二十四条，包括品官、庶人冠礼，品官、庶人纳妇（婚礼）、品官家庙、品官丧礼、庶人丧礼、丧服、职官坟茔等。<sup>②</sup>与闵氏相类似的还有江西安福的刘元卿，他与闵元衢所见情况大致相同，“予乡陋，士民之家未必尽得其书。即得之，未必尽绎其旨、通其词。”故特取《明会典》、《明集礼》“四礼之切于日用，与五刑之易犯者”，合辑为《礼律类要》，刻布四方，使百姓咸知大礼大法。<sup>③</sup>

以上所举明人节录《朱子家礼》、《明会典》等而成的礼书，皆单独成编，仍存“家礼”、“四礼”或“会典”之名。还有其他形式的节编本，如节编《家礼》、《明会典》，并不独立成书，而是成为“家规”、“宗约”的一部分。宣德、正统间，余姚人何鼎之母以礼治家，“本朱子（《家礼》），为冠婚丧祭礼三十余条，名曰《家范》，俾宗族行之。”<sup>④</sup>嘉靖时，怀庆府照磨陶某着《陶氏家教》，训诫宗人。其中冠婚丧祭、家祠朔见仪俱抄录《明会典》。<sup>⑤</sup>

### 三、综合改编本

与节编本不同，综合改编本不专某一类礼书，而是吸收几种礼书的相关内容，斟酌古今、礼俗而后成书。其宗旨和形式，与节编本并无二致。万历时，宋纁《四礼初稿》可作为综合改编本的代表。在该书的序里，宋氏说：

余闲乃汇诸家礼书，参互考订，先求制作之源，次及条件、节目之详。

其间窒碍难行及有不安于心者，则斟酌变通，谬加损益，期不失乎礼之本义，简要易从焉而已。然皆据一时之见，未敢遽以为是也，故以“初稿”名焉。

<sup>⑥</sup>

宋氏于此处并未明言他参考了哪些官、私礼书。不过，随后的例子都有详明的记载。嘉靖中，昆山人方凤之先祖槐庭公曾“采《家礼会通》、《（家礼）仪节》诸书”，编成《家礼俗宜》，作为家族子孙行礼之书。<sup>⑦</sup>汪禔（1490-1530），祁门人。他考订朱熹、丘浚冠婚丧仪节，参以祁俗，屏斥佛事，着为《家礼砭俗》。

①莫如忠：《崇兰馆集》卷17，《大明集礼总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04册，第713—715页。笔者还注意到明人吕本《余姚新河吕氏家乘》卷十二说，吕氏家族所行四礼“一遵《大明集礼》”，即把其中的家礼单独辑出，成《大明集礼纂要》。《余姚新河吕氏家乘》现藏国家图书馆。

②闵元衢：《殴余漫录》卷6，《会典士民便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0册，第598—599页。

③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4，《礼律类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54册，第76页。

④王直：《抑庵文后集》卷31，《检讨何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42册，第217页。

⑤何瑭：《柏斋集》卷5，《陶氏家教序》，《四库全书》第1266册，第542页。

⑥宋纁：《四礼初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第114册，第677页。

⑦方凤：《改序存稿》卷4，《跋家礼俗宜》，《续修四库全书》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44页。

①方养时（1537-1605），遂安人。万历中，“取冠昏丧祭之仪与《家礼》、《集礼》合者，刊定一书，示族姓闾里，勉共遵守。”②崇祯时，山西人桑拱阳编着《家礼维风》，礼制节文主要取《文公家礼》、《司马居家杂仪》，又参以《会典》。③

嘉靖时，李开先（1502—1568）编辑自家宗庙祭祖礼仪，迥然不同于以上所举以《朱子家礼》为中心，参考《家礼仪节》、《明会典》、《明集礼》等礼书的综合改编本，其参考的礼书别具一格，主要以晋、唐时期的私家礼书为主：

中麓子既解官静居，每欲集古今礼。酌其经久可行者，必自祠庙始。乃取开元江都礼，参之以徐邈、缪袭之说，觉其未备也。庙制用徐润之家祭，筮日用贾瑛之家荐，奠献、荐新用郑正则之祠享，至于识板、降送、陈器、祝文、视牲、烹饔，则又用范传式兄弟寝堂时享等仪。标以李氏名目，不敢施及他族。④

万历时，山西佾事范守己编撰《四礼要略》，恐学者固泥朱子旧文，不用朱子原书，也不满意丘浚、朱廷立等人所修礼书，其《四礼要略》另有所取：“日者洪溪衷公删而为‘节要’，淡庵朱公编而为‘易简’，庶得考亭之遗意……乃不自揣量，少加会通，庶使繁简事宜、要约可守。责青衿而肄习之，或不病其难从也。”⑤洪溪衷公指的是江西南昌人衷贞吉，其书不传（或为《四礼图》）；淡庵朱公乃朱天球，有《家礼易简编》。也就是说，范守己根据衷、朱所编的家礼书，再改编为《四礼要略》。

#### 四、《朱子家礼》补编本

《朱子家礼》主要内容为冠婚丧祭四礼，附录司马氏《居家杂仪》。这些内容是家礼的核心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由于《朱子家礼》成书较早，后又遗失，朱子晚年关注的一些家礼都没有在《家礼》中得到体现，如拜谒、迎送等礼，虽非重大，却是家族、乡党日用常行之礼，亦不可或缺。朱子之后，对《家礼》进行补充完善，也就成为家礼学发展的一个方面。宋元之际，休宁人程荣秀就曾“取朱子言行有涉于礼者为《翼礼》”⑥。程氏《翼礼》其实就是对《家礼》的补充，属于本文所谓的补编本。

明代是家礼广泛传播时代，针对《朱子家礼》和其它常见礼书主要以冠婚丧祭为主要内容，一些编撰者注意补充四礼之外的家礼内容，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丘浚《家礼仪节》注意对《家礼》的补充，除增加“居乡杂仪”外，其它补入内容，约三十余处。⑦再如翁正春《补选家礼》，邓元锡（1529—1593）《家礼

①王诤：《藁庵先生行状》，附汪梈《藁庵集》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46册，第336页。

②黄居中：《千顷斋初集》卷24，《明奉直大夫南京工部营缮司员外郎止庵方公行状》，《续修四库全书》第1363册，第721页。

③桑拱阳：《家礼维风》卷首，《家礼维风序》，崇祯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④李开先：《李中麓闲居集》卷11，《介休侯氏祠堂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341册，第308页。

⑤范守己：《御龙子集·吹剑草》卷26，《四礼要略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别集第163册，第144页。

⑥乾隆《江南通志》卷164，《人物志·儒林二》，《四库全书》第511册，第704页。

⑦“居乡杂仪”是根据朱子《增损吕氏乡约》中“礼俗之交”内容。其它如婚礼部分“婿庙见”、丧礼部分的“改葬礼”，皆《家礼》所无，丘浚采《明集礼》补入。

诠释》，从书名即可明白作者的补全之旨。当然，三书都以注释为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礼补编本。现存比较典型的补编本主要有两种，一是弘治时宋诒的《宋氏家仪》，一是万历初吕坤的《四礼翼》。

宋诒《宋氏家仪》共四卷，卷一为事亲仪、事先仪，卷二为居常仪、待宾仪，卷三为冠仪、昏仪、丧仪、祭仪，卷四为谢贺仪、献遗仪、劳饯仪、问吊仪、拜揖请见仪、进退献酢仪、聚会仪、道途仪。宋诒称，其书卷一“事先仪”、卷三“冠仪、昏仪、丧仪、祭仪”依朱子家礼，其它部分皆朱子家礼所未备，《宋氏家仪》“正所以补先圣贤之为礼也”<sup>①</sup>。

吕坤（1536—1618）《四礼翼》不分卷，析为条目，凡冠礼翼二，曰蒙养，曰成人；婚礼翼二，曰女子曰，妇人；丧礼翼二，曰侍疾，曰修墓；祭礼翼二，曰事生，曰睦族。吕坤曾自述编撰宗旨：

四礼者何？人道之终始也。翼四礼者何？济四礼之所未备也。冠、祭，一朝礼耳。婚礼，自纳彩而亲迎，六日礼耳。丧自含敛、奠食，以至于葬而返哭也，小详、大详而禫也，二十七月礼耳。百年之身，斯须之教，欲以约其积习之慢肆，而纳之绳检之中，俾其终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难……翼也者，豫于四礼之先，而继于四礼之后者也。先王之教也，教以终身；君子之循礼也，循以终身。四礼者，特于人道始终之大节而隆重之，以示大经，以章人纪云尔。<sup>②</sup>

他认为，人持守礼仪应为一生之事，而传统四礼聚焦于冠、婚、丧、祭等几个关键时刻，此前此后，无礼可守。《四礼翼》于四礼之前后而用力，正补此缺失。吕坤为了使《四礼翼》家喻户晓，以浅近鄙俗之语言撰述民间日用常行之礼。此书在明清两代都有翻刻者，成为地方社会以礼化俗的重要礼书。

以上，我们对明代流传的国家礼典和私修礼书进行了介绍和分类，尽管这样的分类有时并不严格，其中有重叠。如节编本虽主《朱子家礼》，仍有少数的礼仪采辑于《明会典》；注释本于注释之外，另有补充。但分类梳理的意义还是清晰可见：我们因此可以整体地把握明代家礼传播中的主要文本以及这些文本是如何在传播中进一步衍生出其他文本，从而注意家礼传播的复杂性。

## 第二节 刻图：家礼图与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

明代地方社会家礼传播的文本是书、图并用，礼书众多，礼图也不少。近年来，一些学者注意到礼书对于家礼传播的意义，对于明代各地出现的家礼图、四礼图等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显然会影响到我们对明代家礼传播情况的准确了解。

追溯中国礼学史，可以知道“左图右书”曾是古人习礼的常规方式。因为古

<sup>①</sup>宋诒：《宋氏家仪部自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sup>②</sup>吕坤着、王国轩、王秀梅点校：《吕坤全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41页。

礼涉及的名物繁多、礼仪曲折，仅仅依赖于文字的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赖于礼图，只有图、书结合，方能一目了然。图于书之关系，宋人郑樵有精辟的论述：

图，经也；书，纬也，一经一纬，相错而成文……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sup>①</sup>

图本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特别形式，虽然不如文字表意确定，但能“索象于图”。以图彰其形，可以表达书所不能言者。故历史上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礼图，如宋代聂崇义辑“三礼图”、杨复有“仪礼图”。

图本比文字本简约、直观，使人容易掌握要领，便于行礼，特别是对于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图本的意义可能不比文字本小。正因为如此，明代国家在推行礼教的过程中，不仅颁布礼仪条文，还配以礼图。如洪武十六年，颁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正统元年，颁释奠礼图。

明代最早颁布的家礼图当属行唐县知县胡秉中绘制的“祀先图”。洪武十七年十二月胡秉中进《功业录》，内有三图，其一为祀先图，明太祖认为“其意甚好”，命礼部刊刻，让地方官依图教民。<sup>②</sup>永乐时颁布的《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配载不少礼图，可分两部分，一是包括冠履图、丧服图、及五服图、大小宗图等，主要是图示礼仪名物和亲属关系，为行礼作准备；一是家庙图、祠堂图、行冠礼图、婚礼亲迎图、大小敛图、袝含哭位图等，主要是图示礼仪的空间展开，指导如何行礼。后一种家礼图是《家礼》文字性仪节的具体化，有利于家礼知识的实践和传播，因而也较前一类礼图重要。嘉靖初刊布《明集礼》，其家礼部分礼图采自《朱子家礼》，有些部分更为详细，如婚礼在亲迎图外，增加了问名纳彩、见舅姑、谒庙（见祖祢）等礼图。

一些私修的家礼书继承了《朱子家礼》里的礼图，并有所增补，且增补的部分基本是后一种。如冯善《家礼集说》，在已有礼图的基础上，婚礼部分增加了婚书式、父醮子图、父醮女图，丧礼部分增加了族葬图、赐葬图式，祭礼部分增加了正寝时祭图、设饌图和墓祭每位设饌图、祠后土图。丘浚《家礼仪节》中的礼图采《家礼》，又有所改造，于“祠堂祭礼”一节，最为细致用心：既列四世之祀，又图式五世之祀；既用朱子之法，又示以义门郑氏之方；既重神主之位，又详列家众序立之次。<sup>③</sup>其他如翁正春《补选家礼》的“新妇入门图”、“立春

①郑樵：《通志》卷72，《图谱略第一》，《四库全书》第374册，第494页。

②汤铎：《文公家礼会通》卷9，《四时祭》，明景泰元年汤氏执中堂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③《朱子家礼》原有祠堂图把神主位次与家众序立位次合并一起，丘浚为详明其事，分别图式。

祭先祖图”为《朱子家礼》所没有。<sup>①</sup>汤铎《文公家礼会通》有取于“百家纂图”。<sup>②</sup>至于篇幅较小的《家礼》节编本或改编本通常有祠堂图、时祭设位图、冠礼图、醮婿图、醮女图等指导如何行礼的几幅家礼图。嘉靖时，直隶宁国府训导王皞编辑《丧祭礼要》，并“为图数方而翻刻之，以传示于壹邑。”隆庆时，王叔杲《家礼要节》附刻长子冠图、众子冠图、祠堂图、时祭正寝陈设图等。

以上家礼书中的礼图都是以插图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文字为主，礼图为辅，礼图还处于从属地位。为适应家礼知识的广泛传播，家礼图不仅以插图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独立的形式（即“图本”）运用于各地家礼的传习实践中，成为明代地方家礼传播的一种新途径。时光的湮没，我们无法知道明代究竟有过多少家礼图本，梳理相关史料，只知道以下这些家礼图曾经在儒学和乡村展开、张挂：

图名	责任者	时间与地区	资料来源
六礼图	宁钦	正德中宁钦掌教诸暨，叹诸暨昏丧无制，绘《六礼图》，不时陈肄学宫，令众观览。	万历《绍兴府志》卷三八《名宦》
四礼图	毛骥	正德间，毛骥任武宁知县，时民俗朴野，乃刻《四礼图》以为劝。	雍正《江西通志》卷五九《名宦》
四礼图	张鯤	嘉靖九年，四川提学副使张鯤刻《四礼图》于巴渝来凤书院	载《四礼汇编》，现藏浙江图书馆
四礼图	薛有孚	嘉靖时，薛氏任惠安训导，尝取朱子冠昏丧祭书，参以丘氏仪节编为四图。	嘉靖《惠安县志》卷一一《礼仪》
婚礼图	王廷相	嘉靖时，地区不详。	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三五
冠婚礼图	何孟伦	嘉靖二十三年，建宁知县何孟伦准《文公家礼》，参酌浦江郑氏，刊为图式。	嘉靖《建宁县志》卷一《风俗》
冠婚丧礼图	不详	嘉靖，寻甸府。	嘉靖《寻甸府志》卷上《书籍》
冠祭仪图	周成	时间不详，刻于歙县。	万历《嘉定县志》卷九《职官下》
四礼图	周汝登	万历，刻于浙东。	周汝登《东越证学录》卷一三
四礼图	史学迁	万历二十年进士，山西翼城人。归里后，以翼俗冠婚丧祭多不遵古法，编	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一一《人物》

<sup>①</sup>分别见该书卷三、卷八，现藏安徽省图书馆。“立春祭先祖图”似用《郑氏家仪》。

<sup>②</sup>汤铎：《文公家礼会通凡例》。

		《四礼图》而刊布之。	
四礼图	衷贞吉	万历八年，刻于河南禹州。	衷贞吉《四礼图序》，载《四礼汇编》，现藏浙江图书馆
四礼图	抚台	万历，刻于浙江布政司。	（明）洪汝仲等修《遂安洪氏家谱·宗约》
四礼图	万开睿	万历，着于江西南昌府。	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一七《岁贡》

这些图本以图为主，辅之以文字说明，图示其式，文导其行，晓畅易明。惠安人张岳曾表彰薛有孚《四礼图》：“详尽明白，据图以观者，真如身出其间而与之周旋也。”<sup>①</sup>礼图是礼仪的具像化，是一种简约和浓缩，它保留了礼仪的主要内容；附录的文字一般分布在图中和图旁，说明仪物、神主等陈设位置、方向、行状以及各色人等的位次，或简述仪注。同前面礼书相比，独立家礼图本的文字简单。我们拿现存的张鯤《四礼图》为例，婚礼图包括四幅图：父醮子、父醮女、婿奠雁、女登车，这是婚礼核心部分“亲迎”的主要环节，所附婚礼仪注仅400字左右。丧礼图包括丧服、铭旌、袭含设位等图45幅之多，而仪注只有600字左右。

礼图简约具体、智愚咸宜，有利于家礼知识最大限度地渗入社会各阶层。衷贞吉《四礼图序》称：

修此四者，撮其要义，各系以图与说，就今时之所废坠最急者先导入之，无蔓言，无玄绎，欲通俗士之志也……兹取家礼而复节之，其何以存旧？已而思之曰，夫积故之士多溺于厌安，繁缛之仪不便于俗习，故变耳目者，以渐而举要，约者易趋。<sup>②</sup>

实际上，这些礼图流传甚广，从中原到边疆，从府县儒学、社学到乡间村舍，各处出现不同形式的家礼图。按图习礼成为当时人们乐意接受的简捷办法，儒学教官以礼图粘之学壁，地方官颁礼图于庶民之家，回乡之士夫散礼图于乡党。有些礼图确实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表中所列，正德中诸暨教谕宁钦绘《六礼图》，不时陈肆学宫，诸暨士人由是稍知礼。<sup>③</sup>嘉靖时建宁知县何孟伦刊布的《冠婚礼图》，一度“家喻户晓”。<sup>④</sup>浙江巡抚刊刻的《四礼图》，成为百姓婚冠丧祭活动的指南。严州遂安洪氏在家谱中就明确规定，冠、婚、丧、祭悉遵抚台颁布的《四礼图》。如冠礼，“自后家长于子弟当冠者，查照抚台见颁《四礼图》，先

<sup>①</sup>张岳：《小山类稿》卷17，《题薛氏四礼图后》，《四库全书》第1272册，第490页。

<sup>②</sup>衷贞吉：《四礼图序》，载《四礼汇编》（不分卷），现藏浙江图书馆。

<sup>③</sup>万历《绍兴府志》卷38，《名宦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1册，第234页。

<sup>④</sup>嘉靖《建宁县志》卷1，《地理·风俗》，《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编》第38册，第421页。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